



花马米酒

□ 高薇

这几年，以旅行或者文学的名义，我曾经多次到过双墩镇的仲山村，但喝到米酒还是第一次。那天我们一行十余人，终于走进了花马米酒的大门。院子外面的空并不大，迎面扑来的还是那熟悉而亲切的酒香，还没等我们回过神来，携着一口标准普通话的女主人已经热情地迎上来，我们先走进一间陈列着米酒的长桌旁坐下，与漂亮的女主人聊了起来。女主人一边聊天，一边麻利地拿起桌上的酒器，为我们一一倒满了米酒。

这米酒，颜色实在好看，和以前见过的米酒大不相同。一汪配江里带着一种醇厚的清香，似陈年的普洱，人眼便觉得醉心无比。在淡淡的香气中，我们轻轻晃动酒杯，就见杯中黏黏的酒液微微荡漾，泛着一层古铜色的光泽。小巧的酒杯，里面米酒不多，却不想一口喝下去。入口的米酒香醇甜糯，细细品来又醇厚绵长，一丝丝下腹后，只觉得满胃温润妥帖。其实，以前也曾多次喝过米酒，但并没有这次喝花马米酒的感觉，想来还是因为这个酒的名字。其实，在第一次到仲山村时，一看到这“花马米酒”四个字，就有被击中感觉，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情愫，便在心里

我国有句老话，叫做“巧妇难为无米之炊”，意思是即使再聪明能干的妇女，没有米也做不出饭来。这句话强调了食材对做饭的重要性。其实，在煤、油缺乏而电气时代尚未到来的过去，即使有了米，有了食料，但如果没有烧柴，同样也做不成饭。因此，在我们中国，针对日常生活必需，自古有一个说法：“开门七件事，柴米油盐酱醋茶。”后来人们将这“七件事”进一步精简为“四件事”，并概括为“柴米油盐”这个成语，进而再度浓缩为一个词——“柴米”。“柴”字始终居首位，而更耐人寻味的是人们还把工资报酬称之为“薪水”或“薪金”。薪水，柴也。“柴”对人们生活之重要，由此可见一斑。

诚然，自从人类发明用火，结束了茹毛饮血的时代之后，人们便与“柴”结下了不解之缘。有柴可烧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必要条件。一日三餐，仅有食材还不够，无论是煮干饭、做稀饭、烙煎饼，还是炒菜、烧水、煮茶等，都必须要有烧柴。当然人们饲养家畜时的饲料加工煮熟，还有人们冬

季取暖等也都离不开烧柴。烧柴对人们的生活是如此之重要，是人们居家过日子不可或缺的物品，可在笔者有记忆的上世纪六、七十年代，烧柴资源却非常紧张。解决烧柴差不多同解决粮食问题一样困难。这一方面是由于家家户方方面面对烧柴的需用量特别大，而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来源不足，产不应求。当时的农业，由于普遍缺少化肥肥料，庄稼作物普遍长不好，不但粮食产量低，秸秆也非常矮小，而且大多数庄稼的秸秆还有重要用途，一般不舍得用来做烧柴。譬如，高粱秸秆用来做建房的屋笆，麦秸

好的要用来做苫房子，碎麦秸生产队也要用来喂牛。豆、花生秧以及玉米秸秆的上半部分也都要作喂牛用，而地膜更是最重要的猪饲料……因此生产队分的柴很少，一般夏天分点麦茬（即碾了小麦后，剩下那层麦秸），秋后分几茬棉花柴，少量半截玉米秸和一点场子（生产队场周围边的一些乱柴堆），还有就是剩点分点牛头子（生产队喂牛时，牛吃剩下的坚硬或难吃的庄稼秸秆等物）。除此之外，似乎再也没有其他柴草可分了。

如此一来，仅靠生产队分得的那点柴，相对于一个家庭一年的烧柴量，无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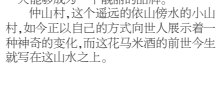
看得出来，大家对这花马米酒的女主人颇感兴趣，也或是对这米酒的味道颇为中意，从大家和这米酒厂女主人的交流中，我知道了这个操一口纯正普通话看上去漂亮而精干的女人，就是土生土长的仲山村人。虽然原来对这个女主人也略有所闻，但真正确定身份后，还是有点吃惊。她的籍贯山东在太远了，从她身上也找不出丝毫山里人气质，而看上去这么年轻的她，又是怎么学会做这南方米酒的呢，并且还开办起这样有些规模的米酒厂？大家的兴趣更浓厚了，问题也不断地提出。原来她的丈夫是东北人，丈夫祖上是造米酒的技术一代代传下来，传到他们这里时已经在临沂河上建起了酒厂，生产销售也打开了局面，在看到仲山村真正脱贫致富改变面貌后，她毅然选择回到家乡来创业。女主人一边带领我们参观，一边介绍着酒厂的情况。简单的厂房，简单的加工程序，参观到最后，大家最关心的还是酒厂的产量和出售情况。女主人虽然没有详细介绍，但她从自信平和的笑容里，我们似乎看到了米酒厂乐观的前景。

深山有米酒，群来云霞光。从花马米酒厂出来，一行人住高处的塔罗山而去，一路颠簸中大家还在谈论着仲山村里的花马米酒。直到回镇里和在回县城的路上，仍有人念念不忘花马米酒。有人说花马米酒的名字好听，有人说花马米酒的味道好，总之，大家心里都怀着满满的期待，希望这生长在深山中的花马米酒，有一天能够成为一个响亮的品牌。

仲山村，这个遥远的依山傍水的小山村，如今正以自己的方式向世人展示着一种神奇的变化，而这花马米酒的前世今生就写在这山水之上。

异于杯水车薪，远远满足不了正常的燃料需求。于是人们只好四处寻找些庄稼根、叶及枯木杂草等来做烧柴（有的还捡拾些牛粪做燃料）。因此，“全民拾柴”便成为那个时代的一种特殊现象，人们不分男女，无论老幼，但凡能够走动，就纷纷参与其中（记得那时四五岁的孩子，就会用树枝或竹棒串树叶，拿回家烧火）。

（持续）



打我记事起，爷爷就是白胡子老头儿的样了。他有个小箱子，里面有锤子、钉子、凿子、铁片、木楔等，爷爷不许我扒拉这个挺杂乱的小箱子，怕扎着我的手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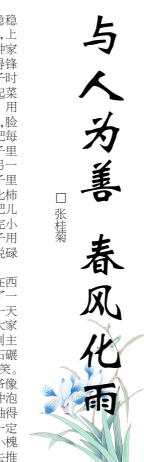
爷爷在家里修一只碗都会修理得稳稳当当，让人看上去从来不会“修碗修锅”叫。上面也不会沾上点灰土。爷爷仔细修理各种家伙，扫帚捆扎得整整齐齐，菜刀和剪刀磨得锋利雪亮。家人用起来得心应手，哥哥扫院子时不会有支棱着的短竹刺破衣裳，母亲切起来又快又省劲，奶奶剪布布片格外利索。用着爷爷修过的家伙，干起活来心情舒畅，脸上总是溢满笑容。爷爷熟悉每一件工具，把每一件农具都整理得顺顺溜溜，放在我家园里的小草屋里。我家园子就在大门外巷子另一侧，出来大门几步过去就到园子门口。园子里有一棵挺粗的桃树，桃树的旁边是几把椅子，有的磨得很旧，有的磨把儿粗。爷爷修理小树直起腰来，细细打量着自言自语：“大孙子用的那把磨把短了，这根可以换上。”“老太太碌碡外框不太好了，也得加固加固。”

这个园子本来是整齐的四方，爷爷在西南角又砌起一个方形小空间，在这里安上一盘大石碾。石碾每天不停地吱吱扭扭转，一天到晚磨着碾米碾面的女人围着石碾忙碌。大石碾转动，就会到我家来借用碾棍，插到土碾棍上磨好的碾棍上，两人一起把沉重的石碾推得溜转转，石碾周围会不时爆出一阵欢笑。村里人都说这盘石碾好用，这得归功于爷爷对自家的农具一样用心呢。爷爷喝着奶奶磨得的大叶茶，听到碾变成正常的吱吱声，那一定是爷爷给碾轴上过油了。爷爷园子里的小槐树被碾棍挂在家里西墙上，有臂膀去推碾弄丢了，爷爷会随叫随上一根新的。

我还上学时，爷爷就去世了。我们搬到村边新建的院落，母亲在新屋的山墙边放了个石碾，在院边放了一个石碾，铁子母亲就编一小把一小把的，修剪下几根枝条也找地方放好，说这铁子扭扭的会用了。因为在村头住，在附近地里干活的乡亲有时会过来找水喝，不管是邻村的还是本村的，母亲总是热情地递过板凳，再递出暖瓶给倒上两大杯温开水。母亲为此还在大门口添加了好几个板凳，一早起来就烧好几摞子放在那里。母亲干着家务活，有地下干活之时，她总是热情地招呼：“嗨了就来家里喝水。”左邻右舍有取用借借之事，母亲从来尽己所能，有求必应。

爷爷和母亲不识几个字，从不会讲大道理，也没有留下什么家训格言。他们用各自的行为传递着一种家风，这种家风就是与人为善，善待万物。我一直深受爷爷和母亲的影响。当年，我家的亲戚听说我找了个婆家在大老远的山，开始有些不太赞同。当听到那山的名号后，就问住址和那男当家的姓名，听说就高兴地说“找对人啦！”他当年去那山上挖过沟，植过树，那家的大哥大嫂对他们这些远离家乡的毛头小子非常热情。虽然素不相识，有求必应，无不尽心帮忙，让他心里特别温暖，心存感激。母亲听了，脸上露出笑容来。后来我感到婆婆与母亲确实有很多相同之处，勤劳俭朴，乐于助人。于是很自然地当作自己母亲一样对待，婆婆也拿我自己孩子疼爱。

女人间凑热闹话，婆媳关系是必不可少的话题，有时说起某某如何与婆婆斗争，有真真的姐妹开玩笑说：“瞧你，这么年纪，一点也提供不出经验。”我心里想，一家人成一家，善待家人是应该做的呢。在家庭聚会场合，有小辈下店场，我和丈夫常常有意提起前辈们的故事，希望起到春风化雨，弘扬家风的作用。



□ 张桂菊

拾柴岁月(1)

□ 高升考

天取暖等也都离不开烧柴。

烧柴对人们的生活是如此之重要，是人们居家过日子不可或缺的物品，可在笔者有记忆的上世纪六、七十年代，烧柴资源却非常紧张。解决烧柴差不多同解决粮食问题一样困难。这一方面是由于家家户方方面面对烧柴的需用量特别大，而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来源不足，产不应求。当时的农业，由于普遍缺少化肥肥料，庄稼作物普遍长不好，不但粮食产量低，秸秆也非常矮小，而且大多数庄稼的秸秆还有重要用途，一般不舍得用来做烧柴。譬如，高粱秸秆用来做建房的屋笆，麦秸

好的要用来做苫房子，碎麦秸生产队也要用来喂牛。豆、花生秧以及玉米秸秆的上半部分也都要作喂牛用，而地膜更是重要的猪饲料……因此生产队分的柴很少，一般夏天分点麦茬（即碾了小麦后，剩下那层麦秸），秋后分几茬棉花柴，少量半截玉米秸和一点场子（生产队场周围边的一些乱柴堆），还有就是剩点分点牛头子（生产队喂牛时，牛吃剩下的坚硬或难吃的庄稼秸秆等物）。除此之外，似乎再也没有其他柴草可分了。如此一来，仅靠生产队分得的那点柴，相对于一个家庭一年的烧柴量，无

【文明健康 有你有我】

全民阅读 书香社会

